



積 極 分 子 讀 物

一个关心工人的 工会主席

趙 荣 声 著

工 人 出 版 社

4994



03548

277
4994

一个關心工人的工会主席

趙崇聲著

工人出版社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內容提要

這本書通過一個工會主席的活動，介紹了工會工作者應該如何關心工人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，如何關心工人政治思想上的進步，如何依靠群眾的積極性來搞好工作。

一個關心工人的工會主席
趙榮聲著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多號）
北京市書刊出版發售業許可證字第〇〇九〇九號
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書名：1591 開本：787×1092 1/32
字數：22,000字 印張：1 2/16 印數：1—15,000
一九五六年二月北京第一版
一九五六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定價（4）一角一分

目 錄

參加了工人的隊伍.....	2
初到寶成鐵路.....	3
注意用實際事情教育工人.....	5
敬世維也進步了.....	8
一團和氣不是團結工人的辦法.....	10
他們需要鼓勵和幫助.....	13
痛癢相關.....	16
羣眾想出許多良好的工作方法.....	18
從來沒有發生伤亡事故.....	20
政治學習是最重要的事情.....	23
讓生活沸騰起來.....	24
把大家引導上健康的生活大道.....	26
從北京回來.....	29
普遍提高了覺悟.....	30
在黨的領導下進一步學習工會工作.....	32

在宝成铁路上，我听见许多人都称讚一位工会主席。

我由四川广元沿着铁路北行，在嘉陵江的一个峡谷旁边，找到了铁道部第二工程局第六工程段二二七中队的工地。在这个工地上，又听见这里的工人称讚这位工会主席。这位工会主席就是这个中队的工会主席顏定寿同志。

工人們在談到顏定寿同志時，感到非常的親熱，談話時眼睛裏很自然的流露出喜悅和驕傲的光彩，說他“真是一个对羣众關心的工会主席！”

平常，工人有問題解決不了總是找他；兩個人爭吵起來各不相讓，也跑來找工会主席，工会主席說的話，大家是心服口服的。

是不是因为他从前担任过重要的職務，原來就有很高的威望呢？不是。是不是因为他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或者對於工会工作有过人的研究呢？也不是。他原是一个抬石头、幹粗活的工人，四年前才參加修築鐵路的工作，最近才參加中國共產黨。他沒有進過學校，近年才開始學文化，工会業務也是邊做邊學、慢慢熟悉起來的。

他最突出的特點，就是關心工人。他对工人思想上生活上的大事小事，都很注意；善於設身处地的帮助工人解決問題。他熟悉周圍的人，哪个有什麼長處他都記得，哪个的脾气怎样他也了解，他常常想着怎样去發揮这些人的長處，耐心地帮助他們克服缺點。他能够把大家当做一家人，大家也就很自然地親切地

！

和他團結在一起。

關心人，對於工会工作來說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这位工会主席，能够在这一方面做得这样好，不能說不是可貴的，难得的。因此我特地訪問了他，請他向親愛的讀者們談談他的工作和經歷。他謙虛了半天，才和我談了下面所記的一些事情。

參加了工人的隊伍

我本來是一個乾人。

我們四川話，乾人就是苦人，家裏一點像样的東西也沒有。

年輕時，我替人家放过牛，当过長工，在成都拉过六年人力車。在抗日戰爭時期，被國民黨拉壯丁拉去，分配給一個國民黨軍官抬滑竿（一種簡單的竹轎子）。我們兩個抬滑竿的人，天天吃不飽，生病廁痢疾，想喝一點開水也沒有；可是那個胖軍官，老嫌我們抬的慢，他坐在滑竿上，蹺起大腿，抽着香煙，還覺得不安逸。他一不高兴，掏出手槍就打，和我一道抬滑竿的一个人就是这样被他打死了，我好不容易才留下这条命，大家都說是拾來的。

解放後，我才算苦出了头，開始過人過的日子。我快快活活地回家生產，再也沒有人敢壓迫我了。半輩子的苦楚使我明白了不少道理，我開始知道共產黨是人民的恩人，我就決心跟着共產黨走。

後來政府修築成渝鐵路，招收工人，我就離開農村，報名參加築路工人的隊伍了。當了工人，過着集體生活，幹什麼都是有組織的，還不斷的受到黨的教育，我就工作得越來越帶勁。大家

說我工作踏實，把我評選成勞動模範，首長也親自招待我，給我戴上大紅花，我心裏真感動極了。我想：首長們這樣重視一個普通工人，勞動真是光榮的事情。從這時起，我更清楚地認識到新社會和舊社會不同，下決心要為我們這個新世界好好地勞動。手上磨起了血泡，肩膀上挑爛了，也覺得沒什麼關係，自己覺得自己好像一天比一天年輕起來。

初到寶成鐵路

我們修好了成渝鐵路，轉移到成都以北，開始修築寶成鐵路。這時，領導上提拔我當了分隊長。

我們隊裏，有個蔡指導員，他是黨員，在隊裏做党的工作，在政治上面他對我們啟發很大。我本來是懂得不了好多政治上的道理、也不懂怎麼領導大夥的。蔡指導員除了一般的進行教育，還和我個別的談了很多話，使我懂得了很多事情，學會了不少本領，後來看問題出主意都和以前不同了。後來他被調走了，我一直還想念他，蔡指導員告訴過我，要讓大家精神好，工作起勁，一定要讓大家心裏愉快，身體沒有毛病。我覺得他說得對，就努力這樣做。以後，我總是隨時注意大家的生活。當我們向成都以北轉移工地時，在路上，每天晚上歇宿，一定要等大家都安置好了，我才睡覺。地方不夠住，我自己就在屋簷底下躺一躺。早上，我也先起來，看廚房裏燒好了洗臉水沒有。我还記住了蔡指導員的話：要注意羣眾紀律。出發時，我總是最後走，如果發現住過的地方有不清潔的地方，就打扫打扫，免得給農民留下不好的

印象。

我們隊伍當中，有許多人從前是農民、城市失業者和小生產者。他們參加工人的隊伍時間短，組織性、紀律性和集體觀念還比較差。上工時，有些人專揀好做的做，把重活留給別人，我知道這不对，可也知道他們的短處，我想他們比我後來，這樣是難怪的，只要慢慢幫助他們，以後一定會好的，我就把難做的活接過來自己做，慢慢找機會影響他們。但是，到了不應該放鬆的時候，我就不同了，一絲一毫也不遷就。

我們在江油縣鳳祥村擔任了一個任務：築汽車便道。任務是很重要的，因為修鐵路需要很多器材，必須先把汽車路修好，器材才能大量運到，才能動手修築鐵路。我們第一次修汽車路，業務不熟，用小車推土，費了很大力氣，才把一些坑坑窪窪的地方填平。哪知剛剛填好，還沒有來得及打夯，忽然一連下了兩天雨。新填的土裏面灌滿了水，乾土變成了爛泥，一脚踩下去，半天拔不出來。

這時離交工的時間只有幾天了，有人主張就這麼敷敷衍衍地交出去。我說：“這怎麼可以呢？”

“在路上洒上一層乾土，也是光坦坦的，不就行了嗎？”那人還出了这样一个怪主意。

我說：“我們在上頭空手走都不好走，還叫別人在上頭開汽車，不是開玩笑？”

那人驚訝地問道：“照你這麼說，我們還要返工重做一次不成？這麼大的工程！”

我說：“我們是保證元旦可以通汽車的，總不能讓人家抬着

汽車走吧。”

我見他不說話，又對他說：“我們平常做人，每一件小事都不能哄騙別人；對於國家的重要建設工程，怎麼能够想哄騙過去呢？這樣的路面不重做，給人民造成損失，我們怎能安得下心去！要不是共產黨領導了大家革命，我們一輩子都要受苦，哪有今天？現在我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，修了成渝路又修寶成路，這是为了實現社會主義呀，我們這樣來哄人，是哄別人還是哄自己？”我說完了，就捲起褲腳，带头跳下泥坑，先把爛泥挑到兩旁，然後又另外再挑些新土填上，重新打夯。

幾個落後的見我自己這麼下力，又看見大夥也都在努力幹，不好意思，就都來挑土。說句實話，這個工作也真惱火，時間又緊，实在不好幹。可是國家的建設重要，我們也不能光顧自己眼前的安逸，不向遠看啊。

那時候，我還不會從理論上來說明質量問題的重要性。我只覺得我們工人給國家做事，頭一椿就是要实实在在。我關心大家，為的是團結大家把工作做得更好；要是看見落後現象也遷就，有錯也不講，那個關心就關到斜路上去了。

注意用實際事情教育工人

有一次，上級要我們轉移到另外一個工地去。我們走到一個叫做長坪的地方，遇到大雨。這地方靠近全國聞名的劍門山區，一路都是高插雲霄的大山，山路本來就難走，一下雨，更是寸步難行，大家只好歇下來。

大雨下了兩天，我們也歇了兩天，所帶的糧食，走不到目的地，就要完了。中隊長給我一個任務，讓我帶三十個工人，到重華去領米，再回头追上隊伍。

我問中隊長：“領多少？”

中隊長說：“看天氣，看路好不好走，挑得動多少算多少，量力而行吧。”

我和這三十個同志，把各人自己挑的東西留在長坪，到重華去挑米。雨還在下，路又難走，到了重華，我問大家：“我們一個人挑多少？”

有人說：“我們一個人挑二十斤吧。”第二個人馬上接下句：“好，挑二十斤。”“回到長坪再加上原來那一分擔子，可不輕了。”

我沒有開腔。我覺得這個意見不对。每人只挑二十斤回去，頂不了多大事。我們得盡力多挑一點。我先跟幾個積極分子交換意見，看看他們的看法怎樣，他們也覺得一個人只挑二十斤太少。

我心裏有了底。在我們大家正式開會的時候，我說：“實際情形大家都曉得。我們挑的糧食是給全隊的人吃的，要是每人只挑二十斤回去，管不了兩天，又要揭不開鍋蓋。大家為什麼要讓我們這些人來挑米呢，因為我們都是些硬朗手，有辦法，信任我們。要是我們挑的米回去還是不够吃，就是大家不笑我們，我們也沒有臉見人了。況且挨餓的不是旁人，我們自己都在內，為了大家也為了自己，何必不再多出一點力氣呢！”

我的意見發表後，大家所提的數目，高矮不一。有少的，也有多的，多數都在四十斤左右。我心裏也早就在這樣打譜子，四

十斤是最合適的數目。我就總結大家的意見：都挑四十斤。大家都這樣做了；我暗中添了一點，自己挑了五十斤。

由重華回長坪，又遇到大雨。山洪暴發，小溝都成了小河，又渾又溜，嘩嘩的往下直冲，也不知裏头多深。我們每個人都弄了一根長棍子挂在手裏，把米頂在头上过河。會水的同志在旁邊照顧着，我們這班不會水的“旱鴨子”，都安全地過來了。

到了長坪，我們的中隊已經出發了。我們在那裏住了一夜。第二天把四十斤米加在原先留在那裏的担子上，往前去追趕他們。這時雨雖然停了，路上的爛泥却更滑，我們走得很惱火，到了馬角壩，天已快黑了。

我們在馬角壩吃了一餐飯，有人提議在那裏歇一夜再走，我又費了很大力氣，把大家動員起來繼續前進。當晚摸黑到了目的地，我先向中隊長和指導員作了簡單彙報，接着就來看夜飯和洗腳水預備得怎麼樣。我跟大家說：“大夥都辛苦了，明天早上多睡兩個鐘頭”……

這一次我們就這樣解決了糧食問題。同志們後來聽說別的中隊在這一次行路中真的有人挨了餓，跑來告訴我，我開玩笑說：“現在該曉得那一天不是我故意讓你們吃虧吧。”

向工人進行思想教育，除掉說道理，還要常常在工作和生活中，用實際的事情來證明這些道理。他們經過一件事，比听一千句話還記得真。以後碰到工人對於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一致性搞不清楚的時候，只要提一提挑米這回事，大家就說：要不是吃苦在先哪有享福在後呢！

敬世維也進步了

有个工人叫敬世維，調皮搗蛋的事样样少不了他。他自己以为文化高，誰也瞧不起。

他不管哪个都罵，罵同組的工人，罵組長，也罵我。

有一次挖山溝，不曉得他為什麼忽然不高兴起來了。我站在不远的地方，他裝作看不見，一个人在那裏瞎罵：

“昏头昏腦！一點計劃也沒有，也不会分工。这一點工作，哪一年才能完成啊？哼！哼！”

其实那一點山溝的工程很小，原先我想大家幾下子就都挖掉了，用不着分什麼工，所以我沒有分工。現在既然聽見有人有意見，我又想还是分一下好。可是，不知怎的，我分了工之後，敬世維还是不高兴，他又罵道：

“昏头昏腦！早不分遲不分，这啱才分工！”

我想不分工你也說不好，分了工你又說不好，叫我怎麼办呢。在現場上，你跟他講道理吧，他不听，光跟你亂吵，妨碍大家工作；暫時不理他，等到以後再個別地談吧，他又以为你軟弱，怕他，鬧的更兇。想來想去，还是決定晚上好好找他談一談。我對他說：“我們工人階級不应当隨便罵人。因为罵人会引起大家不團結，沒有好处。”敬世維眼睛翻多大的說：“我罵過哪个啦？！”他根本不听我說的話。

有一回，我們又要轉移到別的地方去工作。敬世維不願挑公家的東西，要我請老鄉來挑。我說：“那怕办不到。我們都憑

自願給公家挑，能挑多少的挑多少吧。”

我自己挑了一大担，剩下一对水桶沒有人挑，我不好叫敬世維挑，就对着大家喊：“还有一对水桶，哪个自願的挑一挑？”

大家還沒來得及發言，敬世維又出來說話了，他說：“我想了好办法你不听，拿點錢讓老鄉挑多好呢。”

我說：“我們是國家的主人翁，為什麼不給國家省一省可以省的錢呢？”我說完了，索性把这一对水桶又加在自己所挑的那一担东西上面。

这样一来，实在不好走路。別人看着不过意，为我分担了。敬世維見我沒有接受他的意見，对我更不高兴了。

他亂罵本隊裏的人不算，还罵別隊的人。有一天，大隊部的會計从我們那裏經過，敬世維問：“什麼時候關餉？”會計的回答沒有讓他滿意，才走过去兩步，他就在後头罵道：

“飯桶！飯桶！”

會計回过头來說：“有話好說，不要隨便罵人。”

他橫眉豎眼的嚷道：“罵了你又怎样？！”

會計没有办法，又不能和他打架，只好自顧自走了。

分隊裏有些人主張開門爭會，好好地鬥他幾下，我了解敬世維的为人，認為開會鬥爭不是办法，应当更多的帮助他。我就抓紧一切的机会，誠誠懇懇地和他個別談話。談話不一定馬上見效，但是慢慢也起了一些作用。

到了年底，每人都要做年終總結，有些人又要鬥他。我見他已經有些覺悟，应当進一步去啓發他，就詳細的跟他談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道理。作總結時，我和他編在一个小組裏，我談我自己

的時候，老老实实把自己的缺點一五一十的都提出來了，並用比較高的標準衡量自己，批評自己的錯誤，又尽量要求同志們給我提意見，哪怕不完全符合事實，只要批評得是地方，我都完全誠懇的接受。大家提了意見，我又感謝大家的帮助，並且保証改進，決不報復。敬世維看見我當分隊長和勞動模範的人，还是這樣，也就減少了顧慮，不再怕失面子，大膽的檢討起來，態度也不壞。原先敬世維只準備在這一次會上提自己的優點不提自己的缺點；而羣眾也打算在這一次會上好好和他清算一下的，結果完全和先前想的不一样，羣眾對他的意見都消除了。

他檢討了自己的缺點，認識了這些錯誤的根源，以後也知道警惕了。從那時起，敬世維變的很快，後來還變成了積極分子，在中隊裏做了許多工作，很得羣眾的信任。

一团和氣不是團結工人的辦法

當我們還是民工的時候，我是大家選出來的民工代表。一九五三年春天我們編入第十工區，才成為正式的鐵路工人，開始建立工會基層組織。從那時起，我被選為中隊裏的工會主席。我在行政方面仍然擔任分隊長，工會活動都是業餘時間做的。

我除掉熱心，沒有什麼別的長處，文化程度低，參加工作的時間又短，懂的道理实在太少。記得一九五三年，我还犯了不少的錯誤。

我們中隊，工作成績一向是好的。這時候，勞動效率忽然降低下來，每月完成的工程數量很少。我們是實行計件工資制的，

活做少了，工資也跟着朝下降。七月份，有些人扣掉了伙食，竟只剩幾塊錢。

有人問我：“我們還是和从前一样賣力，這個月怎麼只得这几个錢！”

我也不懂什麼緣故，我自己也沒有請過半天假，沒有扣什麼，不知怎麼也沒有發下多少錢。

開始我用了种种方法鼓勵大家好好幹，可是效果不大。抬石头的說：“我們的定額大，抬起來真惱火。”挖橋基的說：“他們的工作好做，我們在技術上難办，我情願抬石头。”各人都怨自己的一行。

又有人向我建議：“这个样子不行，各收各的方（按方數計算工資）吧！”我覺得非常奇怪，就說：“那是什麼話呢！大家都團結得很好，為什麼現在要分家呢？”

我們以前做的工，一色是土石方工程，大家一塊兒做，一塊兒休息，各人的勞動都差不多，囫圇收方，一隊的工資，大家平分，一向实行得“很好”。現在要是各收各的方，我担心大家会鬧不團結。我想：“我們這些人自从到寶成路築路以來，都在一起，沒有分过彼此，現在才到这个工區就不和氣不團結，恐怕不好。”這時候政治指導員兼黨的支部書記調走了，繼任的還沒有派下來，去問中隊長吧，中隊長問十句也不答一句，一點也不負責（後來發現是壞分子，清除出去了），我找不到人商量，还是照老法子收方。

誰知到了下个月，大家的成績更坏，有的人还磨起洋工來。我沒有办法，跑去找原先在隊裏的蔡指導員。蔡指導員說：“各

收各的方是对的。从前大家一齐做土石方，因为不好分，所以不分。現在呢，一隊分成幾起，有的挖桥基，有的抬石头，有的揭盖山（把石山上的浮土挖掉），有的在河边搬运鵝卵石和沙，難易不同，有的吃力，有的輕巧，还是團圓劈工資，就不公平了。各算各的工並不違反原則，也不是不團結。”

从此我們改變了計算工資的办法，嚴格地計算各種勞動的數量，說也奇怪，情形就有了好轉。加上這時工會組織也建立起來了，我們不斷地檢查勞動紀律，進行宣傳鼓動，用花鼓快板表揚好的，批評壞的。到了秋天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。各人所得的工資先是和以前差不多，九月份就比以前超過很多了。

經過这一次我才知道平均主義要不得，要鼓勵大家上進，必須認真檢查每個人所做工作的數量和質量，採取正確的按勞付酬的辦法。如果有成績的和沒成績的都平均地得工資，那就是鼓勵大家只去動嘴不去出力了。

在這個問題上，我也發現哪怕是短短一個時期脫離黨的領導，就有走上錯路的危險。自己的經驗是不可靠的，單純依靠好心腸也是沒有用的。越是自以為是，越會出大漏子。我以後一遇到困難，就和黨商量，根據黨的意見處理。我覺得只有更緊緊的依靠黨，才能把工作做好。

同時，這一件事對我還有另一方面的重要的教訓，就是對於我以往怕傷和氣的“團結”辦法，也是一個批評。從此我知道了怎樣才是正確的團結工人的辦法，怎麼才真能對工人有好处。

我把我的錯誤向工人作了檢討，以後工會改選，我仍然被選為主席。

他們需要鼓勵和幫助

我們隊裏有个青年工人叫王光宗，是一個個性強、有工作能力的人。因為他犯過錯誤，受過處分，總覺得自己在羣眾中抬不起頭來，幹起活來有氣無力的，一點精神也沒有。我看在眼裏，記在心上，老想找他仔細談談。

那時我們住在一个破廟裏，有一天晚上，我把他找到廟子外面的田壟上，問他最近有沒有什麼問題。他說：“我是个壞人。大家對我的印象怎麼也轉不過來了，做出成績來人家也看不見。不如回老家種田算了。”

我說：“不对。受了處分灰心不灰心，正是考驗你的時候。要是你經得起這種考驗，前途仍然是遠大的。你說有成績大家看不見也是不對的。羣眾對你的印象會變好起來，但是首先要你自己有好的表現。”

我根據自己所聽的一些報告和他詳細地談了祖國的前途，也談了青年工人的責任。我說：祖國有遠大的前途，青年人也有遠大的前途。在這麼一個偉大的時代，我們只恨自己少長了幾隻手，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做不了；想從偉大的建設中退出去，無論如何是不應當的。

經過這次談話以後，他好像把包袱丟了一些，不像以前那麼懶洋洋的了。我看見他已經有了進步，雖然進步還不大，也是一種好現象，就在工會開會的時候表揚了他。我說：“王光宗同志過去雖然有錯，但他已經保證要改掉。這幾天的表現，大家都